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 四十自述

胡適著

附：①師門五年記 ②紀念胡適之先生專集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2/24/1954

四

十

百

迹

胡適著



## 自序

我在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不幸的很，這班老輩朋友雖然都答應了，終不肯下筆。最可悲的一個例子是林長民先生，他答應了寫他的五十自述作他五十歲生日的紀念；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對我說：『適之，今年實在太忙了，自述寫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補寫出來。』不幸他慶祝了五十歲的生日之後，不上半年，他就死在郭松齡的戰役裏，他那富於浪漫意味的一生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就成了一部人間永不能讀的逸書了！

梁啓超先生也曾同樣的允許我。他自信他的體力精力都很強，所以他不肯開始寫他的自傳。誰也不料那樣一位生龍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歲！雖然他的信札和詩文留下了絕多的傳記材料，但誰能有他那樣『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來寫他那五十五年最關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的生活呢！中國近世歷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就都因此受了一樁無法補救的絕大損失了。

我有一次見着梁士詒先生，我很誠懇的勸他寫一部自叙，因為我知道他在中國政治史與財政史上都會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希望他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我也知道他寫的自傳也許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惡；但這是不妨事的，有訓練的史

家自有防弊的方法；最要緊的是要他自己寫他心理上的動機，黑幕裏的線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觀察。前兩個月，我讀了梁士詒先生的訃告，他的自叙或年譜大概也就成了我的夢想了。

此外，我還勸告過蔡元培先生，張元濟先生，高夢旦先生，陳獨秀先生，熊希齡先生，葉景葵先生。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

前幾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發憤寫了一部六七萬字的自傳，我讀了很感動，認為中國婦女的自傳文學的破天荒的寫實創作。但不幸她在一種精神病態中把這部稿本全燒了。當初她每寫成一篇寄給我時，我因為尊重她的意思，不會替她留一個副本，至今引為憾事。

我的四十自述，只是我的『傳記熱』的一個小小的表現。這四十年的生活可分作三個階段，留學以前爲一段，留學的七年（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爲一段，歸國以後（一九一七——一九三一）爲一段。我本想一氣寫成，但因爲種種打斷，只寫成了這第一段的六章。現在我又出國去了，歸期還不能確定，所以我接受了亞東圖書館的朋友們的勸告，先印行這幾章。這幾章都先在新月月刊上發表過，現在我都從頭校改過，事實上的小錯誤和文字上的疎忽，都改正了。我的朋友周作人先生，葛祖蘭先生，和族叔董人先生，都曾矯正我的錯誤，都是我最感謝的。

關於這書的體例，我要聲明一點。我本想從這四十年中挑出十來個比較有趣味的題目，用每個題目來寫一篇小說式的文字，

略如第一篇寫我的父母的結婚。這個計畫曾經得死友徐志摩的熱烈的贊許，我自己也很高興，因為這個方法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並且可以讓我一遇必要時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寫一些太親切的情緒方面的生活。但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于文學訓練的人，寫完了第一篇，寫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這一變頗使志摩失望，但他讀了那寫家庭和鄉村教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贊許；還有許多朋友寫信來說這一章比前一章更動人。從此以後，我就爽性這樣寫下去了。因為第一章只是用小說體追寫一個傳說，其中寫那太子會頗有用想像補充的部分，雖經薰人叔來信指出，我也不去更動了。但因為傳聞究竟與我自己的親見親聞有



別，所以我把這一章提出，稱爲『序幕』。

我的這部自述雖然至今沒寫成，幾位舊友的自傳，如郭沫若先生的，如李季先生的，都早已出版了。自傳的風氣似乎已開了。我很盼望我們這幾個三四十歲的人的自傳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興趣，可以使我們的文學裏添出無數的可讀而又可信的傳記來。我們拋出幾塊磚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許多塊美玉寶石來；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爲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

胡適。

二二，六，二七，在太平洋上。

沈天田十一歲二學



著者的父親



親母の老若



十四歲的時候

750.2000

1.5

# 目次

自序

插圖三幅

著者的父親

著者的母親

四十歲時的著者

序 幕

我的母親的訂婚

四十自述

一

(一)	九年的家鄉教育	二九
(二)	從拜神到無神	六五
(三)	在上海(一)	八五
(四)	在上海(二)	一一一
(五)	我怎樣到外國去	一四七

## 序 幕

### 我的母親的訂婚

一

太子會〔註〕是我們家鄉秋天最熱鬧的神會，但這一年的太子會却使許多人失望。

神傘一隊過去了。都不過是本村各家的綾傘，沒有什麼新鮮花樣。去年大家都說，恆有綢緞莊預備了一頂珍珠傘。因為怕三先生說話，故今年他家不敢拿出來。

崑腔今年有四隊，總算不寂寞。崑腔子弟都穿着「半截長衫」，上身是白竹布，下半是湖色杭縐。每人小手指上掛着湘妃竹柄的小紈扇，吹唱時紈扇垂在笙笛下面搖擺着。

扮戲今年有六齣，都是「正戲」，沒有一齣花旦戲。這也是三先生的主意。後村的子弟本來要扮一齣翠屏山，也因為怕三先生說話，改了長坂坡。其實七月的日光底下，甘糜二夫人臉上的粉已被汗洗光了，就有潘巧雲也不會怎樣特別出色。不過看會的人的心裏總覺得後村很漂亮的小棣沒有扮潘巧雲的機會，只扮作了糜夫人，未免太可惜了。

今年最掃興的是沒有扮戲的「抬閣」。後村的人早就練好了兩架「抬閣」，一架是龍虎鬪，一架是小上坟。不料三先生今年



回家過會場，他說抬閣太高了，小孩子熱天受不了暑氣，萬一跌下來，不是小事體。他極力阻止，抬閣就扮不成了。

相樂和崑腔一隊一隊的過去了。扮戲一齣一齣的過去了。接着便是太子的神轎。路旁的觀衆帶着小孩的，都喊道，『拜呵！拜呵！』許多穿着白地藍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合掌拜揖。

神轎的後面便是拜香的人！有的穿着夏布長衫，捧着柱香；有的穿着短衣，拿着香爐掛，爐裏燒着檀香。還有一些許願更重的，今天來『弔香』還願；他們上身穿着白布褂，扎着朱青布裙，遠望去不容易分別男女。他們把香爐弔在銅鈎上，把鈎子鈎在手腕肉裏，塗上香灰，便可不流血。今年弔香的人很多，有的只弔在左手腕上，有的雙手都弔；有的只弔一個小香爐，有的

隻手腕上弔着兩個香爐。他們都是虔誠還願的人，懸着掛香爐的手腕，跟着神轎走多少里路，雖然有自家人跟着打扇，但也有半途中了暑熱走不動的。

\*

\*

\*

\*

馮順弟攙着她的兄弟，跟着她的姑媽，站在路邊石磴上看會。她今年十四歲了，家在十里外的中屯，有個姑媽嫁在上莊，今年輪着上莊做會，故她的姑丈家接她姊弟來看會。

她是個農家女子，從貧苦的经验裏得着不少的知識，故雖是十四歲的女孩兒，却很有成人的見識。她站在路旁聽着旁人批評今年的神會，句句總帶着三先生。『三先生今年在家過會，可把會弄糟了。』『可不是呢？抬閣也沒有了。』『三先生還沒有到

家，八都的鴉片烟館都關門了，賭場也都不敢開了。七月會場上沒有賭場，又沒有煙燈，這是多年沒有的事。」

看會的人，你一句，他一句，順弟都聽在心裏。她心想，三先生必是一個了不得的人，能叫賭場煙館不敢開門。

會過完了，大家紛紛散了。忽然她聽見有人低聲說，「三先生來了！」她抬起頭來，只見路上的人都紛紛讓開一條路；只見許多人都在叫「三先生」。

前面走來了兩個人。一個高大的中年人，面容紫黑，有點短鬚，兩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他穿着苧布大袖短衫，苧布大腳管的袴子，脚下穿着麻布鞋子，手裏拿着一桿旱煙管。和他同行的是一個老年人，瘦瘦身材，花白鬚子，也穿着短衣，拿

着旱煙管。

順弟的姑媽低低說，『那個黑面的，是三先生；那邊是月吉先生，他的學堂就在我們家的前面。聽人說三先生在北邊做官，走過了萬里長城，還走了幾十日，都是沒有人煙的地方，冬天凍殺人，夏天熱殺人；冬天凍塌鼻子，夏天蚊蟲有蒼蠅那麼大。三先生肯吃苦，不怕日頭不怕風，在萬里長城外住了幾年，把臉晒的像包龍圖一樣。』

這時候，三先生和月吉先生已走到她們面前，他們站住說了一句話，三先生獨自下坡去了；月吉先生却走過來招呼順弟的姑媽，和她們同行回去。

月吉先生見了順弟，便問道，『燦嫂，這是你家金灶舅的小

孩子嗎？」

「是的。順弟，誠厚，叫聲月吉先生。」

月吉先生一眼看見了順弟腦後的髮辮，不覺喊道，「燦嫂，你看這姑娘的頭髮一直拖到地！這是貴相！是貴相！許了人家沒有？」

這一問把順弟羞的滿臉緋紅，她牽着她弟弟的手往前飛跑，也不顧她姑媽了。

她姑媽一面喊，「不要跌了！」回頭對月吉先生說，「還不曾許人家。這孩子很穩重，很懂事。我家金灶哥總想許個好好人家，所以今年十四歲了，還不曾許人家。」

月吉先生說，「你開一個八字給我，我給她排排看。你不要

忘了。』

他到了自家門口，還回過頭來說：『不要忘記，叫燦哥鈔個八字給我。』

二

順弟在上莊過了會場，她姑丈送她姊弟回中屯去。七月裏天氣熱，日子又長，他們到口頭快落山時才起身，走了十里路，到家時天還沒全黑。

順弟的母親剛牽了牛進欄，見了他們，忙着款待姑丈過夜。

『爸爸還沒有回來嗎？』順弟問。

『姊姊，我們去接他。』姊姊和弟弟不等母親回話，都出去

了。

他們到了村口，遠遠望見他們的父親挑着一担石頭進村來。他們趕上去喊着爸爸，姊姊弟弟每人從挑子裏拿了一塊石頭，捧着跟他走。他挑到他家的舊屋基上，把石子倒下去，自己跳下去，把石子鋪平，才上來挑起空担回家去。

順弟問，『這是第三担了嗎？』

她父親點點頭，只問他們看的會好不好，戲好不好，一同回家去。

順弟的父親姓馮，小名金灶。他家歷代務農，辛辛苦苦掙起了一點點小產業，居然有幾畝自家的田，一所自家的屋。金灶十

三四歲的時候，長毛賊到了徽州，中屯是績溪北鄉的大路，整個村子被長毛燒成平地。金灶的一家老幼都被殺了，只剩他一人，被長毛擄去。長毛軍中的小頭目看這個小孩子有氣力，能喫苦，就把他臉上刺了『太平天國』四個藍字，叫他不能逃走。軍中有一個裁縫，見這孩子可憐，收他做徒弟，叫他跟着學裁縫。金灶學了一手好裁縫，在長毛營裏混了幾年，從績溪跟到甯國，廣德，居然被他逃走出來。但因為面上刺了字，捉住他的人可以請賞，所以他不敢白日露面。他每日躲在破屋場裏，挨到夜間，才敢趕路。他吃了種種困苦，好容易回到家鄉，只尋得一片焦土，幾座焦牆，一村的丁壯留贖的不過二三十人。

金灶是個肯努力的少年，他回家之後，尋出自家的荒田，努



力耕種。有餘力就幫人家種田，做裁縫。不上十年，他居然修葺了村裏一間未燒完的磚屋，娶了一個妻子。夫妻都能苦做苦吃，漸漸有了點積蓄，漸漸掙起了一個小小的家庭。

他們頭胎生下一個女兒。在那大亂之後，女兒是不受歡迎的，所以她的名字叫做順弟，取個下胎生個弟弟的吉兆。隔了好幾年，果然生了一個兒子，他們都很歡喜。

金灶爲人最忠厚；他的裁縫手藝在附近村中常有僱主，人都說他誠實勤謹。外村的人都尊敬他，叫他金灶官。

但金灶有一樁最大的心願。他總想重建他祖上傳下來，被長毛燒了的老屋。他一家人都被殺完了，剩下他這一個人，他覺得天留他一個人是爲中興他的祖業的。他立下了一個誓願：要在老

屋基上建造起一所更大又更講究的新屋。

他費了不少工夫，把老屋基爬開，把燒殘磚瓦拆掃乾淨，準備重新墊起一片高地基，好在上邊起造一所高爽乾燥的新屋。他每日天未明就起來了；天剛亮，就到村口溪頭去揀選石子，挑一大担回來，鋪墊地基。來回挑了三担之後，他才下田去做工；到了晚上歇工時，他又去挑三担石子，才吃晚飯。農忙過後，他出村幫人家做裁縫，每天也要先挑三担石子，才去上工；晚間吃了飯回來，又要挑三担石子，才肯休息。

這是他的日常功課，家中的妻子女兒都知道他的心願，女流們不能幫他挑石頭，又不能勸他休息，勸他也沒有用處。有時候，他實在疲乏了，挑完石子回家，倒在竹椅上吸旱烟，眼望着

十幾歲的女兒和幾歲的兒子，微微嘆一口氣。

順弟是已懂事的了，她看見她父親這樣辛苦做工，她心裏好不難過。她常常自恨不是個男子，不能代她父親下溪頭去挑石頭。她只能每日早晚到村口去接着她父親，從他的担子裏捧出一兩塊石頭來，拿到屋基上，也算是分担了他的一點辛苦。

看着屋基漸漸墊高了，但磚瓦木料却全沒有着落。高敞的新屋還只存在她一家人的夢裏。順弟有時做夢，夢見她是個男子，做了官回家看父母，新屋早已造好了，她就在黑漆的大門外下轎。下轎來又好像做官的不是她，是她兄弟。

### 三

這一年，順弟十七歲了。

一天的下午，金灶在三里外的張家店做裁縫，忽然走進了一個中年婦人，叫聲『金灶舅』。他認得她是上莊的星五嫂，她娘家離中屯不遠，所以他從小認得她。她是三先生的伯母，她的丈夫星五先生也是八都的有名紳士，所以人都叫她『星五先生娘』。

金灶招呼她坐下。她開口道：『巧極了，我本打算到中屯去看你去，走到了張家店，才知道你在這裏做活。巧極了。金灶舅，我來尋你，是想開你家順弟的八字。』

金灶問是誰家。

星五先生娘說：『就是我家大姪兒三哥。』

「三先生？」

「是的。三哥今年四十七，前頭討的七郡的玉環，死了十多年了。玉環生下了兒女一大堆，——三個兒子，三個女，——現在都長大了。不過他在外頭做官，沒有個家眷，實在不方便。所以他寫信來家，要我們給他定一頭親事。」

金灶說，「我們種田人家的女兒那配做官太太？這件事不用提。」

星五先生娘說：「我家三哥有點怪脾氣。他今年寫信回來，說，一定要討一個做莊家人家的女兒。」

「什麼道理呢？」

「他說，做莊家人家的人身體好，不會像玉環那樣癆病鬼。」

他又說，莊家人家曉得艱苦。」

金灶說：「這件事不會成功的。一來呢，我們配不上做官人家。二來，我家女人一定不肯把女兒給人做填房。三來，三先生的兒女都大了，他家大兒子大女兒都比順弟大好幾歲，這樣人家的晚娘是不容易做的。這個八字不用開了。」

星五先生娘說：「你不要客氣。順弟很穩重，是個有福氣的人。金灶舅，你莫怪我直言，順弟今年十七歲了，眼睛一映，二十歲到頭上，你那裏去尋一個青頭郎？填房有什麼不好？三哥信上說了，新人過了門，他就要帶上任去。家裏的兒女，大女兒出嫁了；大兒子今年做親，留在家裏；二女兒是從小給了人家了；三女兒也留在家裏。將來在任上只有兩個雙胞胎的十五歲小孩

子，他們又都在學堂裏。這個家也沒有什麼難照應。」

金灶是個老實人，他也明白她的話有駁不倒的道理。家鄉風俗，女兒十三四歲總得定親了。十七八歲的姑娘總是做填房的居多。他們夫婦因為疼愛順弟，總想許個念書人家，所以把她擔誤了。這是他們做父母的說不出的心事。所以他今天很有點躊躇。

星五先生娘見他躊躇，又說道：「金灶舅，你不用多心。你回去問問金灶舅母，開個八字。我今天回娘家去，明朝我來取。八字對不對，辰肖合不合，誰也不知道。開個八字總不妨事。」

金灶一想，開個八字誠然不妨事，他就答應了。

這一天，他從張家店回家，順弟帶了弟弟放牛去了，還沒有

回來。他放下針線包和熨斗，便在門裏板凳上坐下來吸旱煙。他的妻子見他有心事的樣子，忙過來問他。他把星五嫂的話對她說  
了。

她聽了大生氣，忙問，『你不曾答應她開八字？』

他說，『我說要回家商量商量。不過開個八字給他家，也不  
妨事。』

她說，『不行。我不肯把女兒許給快五十歲的老頭子。他家  
兒女一大堆，這個晚娘不好做。做官的人家看不起我們莊家人家  
的女兒，將來讓人家把女兒欺負煞，誰來替我們伸冤？我不開八  
字。』

他慢吞吞的說，『順弟今年十七歲了，許人家也不容易。』



「先生是個好人。——」

她更生氣了，「是的，都是我的不是。我不該心高，擔誤了女兒的終身。女兒沒有人家要了，你就想送給人家做填房，做晚娘。做填房也可以，三先生家可不行。他家是做官人家，將來人家一定說我們貪圖人家有勢力，把女兒賣了，想換個做官的女婿。我背不起這個惡名。別人家都行，三先生家我不肯。女兒沒有人家要，我養她一世。」

他們夫妻吵了一場，後來金灶說，「不要吵了。這是順弟自家的事，吃了夜飯，我們問問她自己。好不好？」她也答應了。晚飯後，順弟看着兄弟睡下，回到菜油燈下做鞋。金灶開口說，「順弟，你母親有句話要問你。」